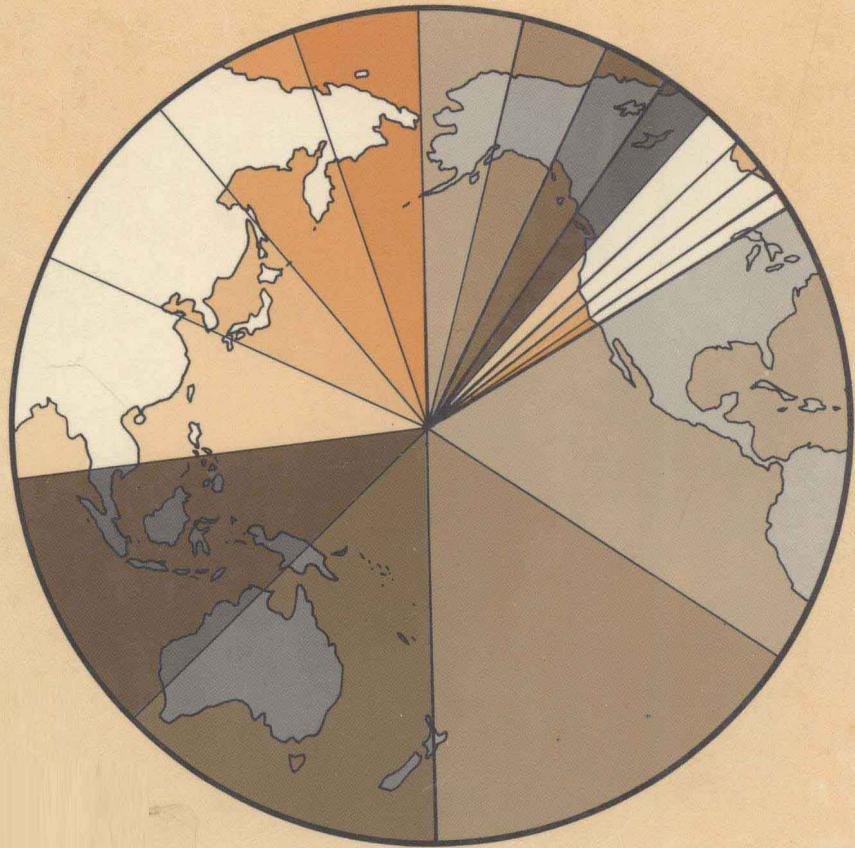


二十世紀國際史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威廉·凱勒(WILLIAM R. KEYLOR) 著 / 蔡百銓 譯



國立編譯館 主編 / 多米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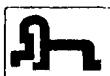
二十世紀國際史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WILLIAM R. KEYLOR 著

蔡 百 錦 譯

國立編譯館 主編 多特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43 號

二十世紀國際史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主編：國立編譯館
著者：威廉·凱勒(WILLIAM R. KEYLOR)
譯者：蔡百銓
校對：吳金蘭 · 郭秀慧
發行人：李鍾桂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66-1 號 3 樓
電話：(02)3112832-9 號
臺南市大學路西段 65 號
電話：(06)2387202 號
高雄市中正四路 189 號
電話：(07)2822784 號
郵政劃撥 0002737-3 號
打字：勝昱打字排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者：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基本定價：六元六角七分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72004

原序

本書是迎合一項需要而作。作者十年來從事大學程度的近代國際關係史教學工作之際，對此需要有刻骨銘心的感受。我們並不缺乏探討二十世紀某一特別國家或地區的外交關係的有用教科書，這些書籍的撰寫，顯然是調適於傳統的概覽課程，諸如「美國外交關係史」、「歐洲外交史」、「中東與世界政治」之類。不過，專以一個國家或地區來探討這些主題的研究途徑，先天上必具有一些限制，最近有越來越多的國際關係史學家對此表達了不滿。他們開始堅持，近代世界的主權政治單元或區域次體系，都是如此密切相關，如此深刻互賴，因此對於那些探討某些國家對外關係的學者之研究領域，需要有一個全球的或國際的透視。這種新態度是證據充裕的：大學課程表上紛紛出現取名為「世界史」或「國際史」的課程；專業組織與學術期刊也相繼產生，以這種更寬闊的透視來推動對國際關係史的研究。最重要的也許是，在過去十年左右，出現了一個廣泛而且方興未艾的專門學術團體，對於某些國家之間或內部在時間上的關係之研究，超越了狹窄的國別或地區的研究途徑。這些最近完成專題論文或部分綜合的作者，受惠於許多國家開放先前不得翻閱的政府檔案，推翻或修正了先前著作裡一度被認為是精確的判斷，深刻影響著我們對二十世紀的國際發展之了解。不過，就我所知，大學程度的教科書尚未有將這些最近專門研究之發現匯聚於一部真正以全球或國際為範疇之著作者。本書即做此企圖，在適切之處推陳學術上尖銳而且持久的爭論，並且提供我

(2) 二十世紀國際史

深信以我自己的第一手資料能做斷言的個人評估。

缺乏一部這類的教科書並不令人驚奇。吾人實難以想像有一更為艱鉅的工作。如此僭越大膽，敢在四百餘頁的篇幅綜述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之作者，面對著遠離其專攻領域的特殊主題之卷帙浩瀚的第二手著作，必須謙冲為懷。他了解他是如何絕對地仰賴其他學者的原創性研究，那些學者終其一生於他完全無知或只略有所聞的歷史發展之解析①。當他耐心地開鑿這塊大體上是陌生的岩層時，他心中必須存著一個有組織的原則，以此原則來包容從第二手資料所蒐集的乖異事實與解釋，以便提供一部大學教科書所應具備的條理井然與明晰易解。

簡言之，我的目的是在一個解析的架構之內，對本世紀世界大國的爭奪權力、繁榮與尊嚴，做一敘事性的陳述。這種指導原則的主要優點是其獨斷性。它允許作者斟酌或忽視若干經常盤踞歷史教科書顯要地位的話題，以便專注於那些與基本主題相關的事件與過程。是故，舉例言之，本書幾乎不關照個別國家內部的社會、政治或文化史。這類國內的發展，只有當它們對國際領域裡的力量之互作有意義時，才會加以陳述。在另一方面，在大多數「外交史」著作裡未被留意或僅粗略提及的話題，則不吝筆墨加以長篇論列。譬如，我以相當篇幅討論國際經濟關係，特別強調貿易類型、資金流動與對原料的爭奪，以及這些經濟力量與國際對政治及戰略利益的競爭之間的更大關聯②。

對如此龐大的範疇做一綜合研究，必然要有高度選擇性，這注定

-
- ① 在本書末尾的推薦書目裡，臚列了我所參考的其他學者的許多著作。
 - ② 學生可能不熟悉國際經濟學的若干技術性術語，我在書末附了一份字彙，學生在正文中遇到這類術語時可以參考。

要使專家不悅，因為有些主題所受到的注意不及它被認為應當具有的。我們當能了解一位有成本意識的出版商會對篇幅設下嚴格限制，這迫使我放棄原意列在本書第二部分裡的其他三章：一章追溯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國際經濟體系的形成與轉型，作為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半個世紀裡的世界商業與經濟關係的前兩節的一個續編。其他兩章則意在對以前日本在東亞的角色，以及美國面對其西半球鄰邦的地位做個處理，並延伸到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時期。我未對這三個重要話題分別做它們可能應有的解析，反而降低理想（但我相信仍能令人滿意），另在討論冷戰的各章裡，穿插著對它們所做的扼要討論。

我習慣用國名或其首都來指稱政府的外交決策機構，在此謹對讀者做個簡短說明。「英國容忍日本在長江以北的擴張野心」，或「波昂尋求與華沙做個調停」，諸如此類的辭句都運用一個語意學的速寫以求方便。每次都要指明這些就便的標貼（塑造一國外交政策的政治、經濟與軍事菁英分子），會令人生厭。

本書的最後定稿，反映了波士頓大學歷史系、政治科學系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若干友人與同事的意見與批判。聶馬克（Norman Naimark）仔細閱讀原稿，並且糾正了事實的錯誤與不通的解釋，尤其是關於俄國與東歐方面的。艾耳茲（Hermann Frederick Eilts）也讀了全書，並且提供他對中東的廣泛的實際與學術知識，提高我對此一複雜地區的了解。歐羅（Dietrich Orlow）檢視了處理兩次大戰期間有關歐洲的部分，並且特別提供有益的建議，改善了我對德國外交政策的處理。格拉斯哥（Roy Glasgow）欣慰地與我共享我大體上不熟悉而他卻擅長的拉丁美洲史主題之專業知識，使我注意到該園地的若干重要的第二手資料，並且糾正了我對美國與其南鄰的關係的錯誤觀念。恩傑伯格（Saul Engelbourg）對國際經濟的

(4) 二十世紀國際史

諸節做了仔細的詳述，並且提供若干修正的建議，大為改善了那些部分。紐曼（William Newman）指導我對戰後歐洲權力平衡做一更堅定的掌握。賈遼多（John G. Gagliardo）與歐芬諾（Arnold A. Offner）以兩個重要的方法，在這本著作裡留下他們的標幟：首先，做為嚴肅的學術研究與熱心教學的典範；其次，對本書所探討的許多問題，與我做了十年的對話。我感謝所有這些友人與同事。

我自己機構外的組織之聯繫，使我在本書的醞釀期間，與其他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之著作保持接觸。一九七八～七九學年度期間，杜羅塞爾（Jean-Baptiste Duroselle）教授慈祥地邀請我參與他在巴黎大學所開的國際關係史的研究生專題講座，使我從他的若干學生對各種話題所做的報告獲益良多。我也從不斷接近哈佛大學史坦萊·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的歐洲研究中心獲益匪淺，該處一直是傑出研究生與碩學鴻儒發表進行中的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講壇。（譯按：底下一段，表達對打字小姐與其夫人的謝意，從略。）

牛頓（Newton），麻州

W.R.K

一九八三年四月

譯序

本書以解析世界諸大國之間的關係為經緯，綜述一九一四年以來的世界史。作者以全球透視闡釋世局發展，凸顯出「地球村」各角落的軍事、政治與經濟結構的唇齒相依，其主題則為列強對世界資源、版圖與人口的爭奪。

卷首導論設定本世紀初國際關係的舞台：舉世歐化、日美兩國崛起東亞與美洲、地球村隱然成形，以及國際經濟結為一體。全書接著分為三大部分：(一)三十年戰爭（一九一四～一九四五），解析兩次世界大戰與其因果；(二)三十年冷戰（一九四五～一九七五），綜述美蘇稱霸對峙到中共崛起與多元世界出現；(三)低溫與以後世局的發展。作者對全球各洲的動態面面俱顧，對核武戰略問題解析透徹，對國際經濟在世局發展上的角色尤其關切。

本書譯自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作者威廉·凱勒 (William R. Keylor) 執教於波斯頓大學歷史系，兼掌該校國際關係中心。譯稿荷蒙王曾才老師於百忙中撥允過目，深為感激。譯文或恐難免繆誤，此應由譯者自負其責，懇請讀者先進不吝賜教。

目 錄

原序	(1)
譯序	(5)
導論 二十世紀初國際關係的全球脈絡	1
第一節 世界的歐化	1
第二節 日本強權在東亞的崛起	13
第三節 美國強權在西半球的崛起	19
第四節 一個縮小中的地球與地緣政治的世界觀	28
第五節 一個國際經濟體的發展	36
 第一部 三十年戰爭 (一九一四～一九四五年)	45
 第一章 德國企圖主宰歐洲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47
第一節 總體戰爭對國內的影響	62
第二節 俄國退出戰爭的意義	70
第三節 美國參戰的意義	77
 第二章 巴黎和會與新的國際秩序	85
 第三章 二〇年代的西方世界：幻滅的時期	111

(8) 二十世紀國際史

第一節 經濟重建的幻滅	111
第二節 大陸安全的幻影	130
第四章 三〇年代的西方世界：幻滅的時期	157
第一節 世界經濟秩序的崩潰	157
第二節 歐洲安全體系的崩潰	168
第五章 德國再度企圖主宰歐洲 （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	217
第六章 美國在拉丁美洲確立優勢	241
第一節 直接支配的階段（一九一四～一九三二年）	241
第二節 間接霸權的時期（一九三三～一九四五年）	254
第七章 日本在東亞確立優勢	269
第一節 和平滲透的時期（一九一四～一九三〇年）	269
第二節 軍事擴張的時期（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	282
第三節 亞洲的戰爭	295
第二部 超強之間的三十年「冷戰」 （一九四五～一九七五年）	303
第八章 杜魯門／史達林時期兩極世界的形成 （一九四五～一九五三年）	305
第一節 歐洲的政治畫分	305
第二節 韓戰與西方的重整軍備	333

第九章 共存與對抗（一九五三～一九六二年）	345
第一節 杜勒斯的「新展望」	345
第二節 後史達林時期的「解凍」	352
第三節 危機的年代：從柏林到古巴	369
第十章 低盪與多極世界（一九六二～一九七五年）	387
第一節 古巴危機後美洲內部的關係	387
第二節 武器管制與戰略平衡	391
第三節 法國攻擊兩極世界	403
第四節 歐洲的政治協調	413
第五節 擾攘不安的中東	421
第十一章 中共的崛起與亞洲的冷戰	431
第一節 共黨在中國內戰裡得勝	431
第二節 韓戰與美國的再加入遠東	437
第三節 蘇聯與中共：從合夥到競爭而敵對	445
第四節 美國與中南半島	452
第五節 中共與美國和解的進展（一九六九～一九七五年）	466
第三部 低盪與其餘緒	473
第十二章 一項暫且的評估	475
書目論文	505
經濟術語字彙	547
中英名詞對照表	549

導論 二十世紀初國際關係的全球脈絡

第一節 世界的歐化

本世紀初，國際關係最顯著的特色，乃是世界大部分地域被一小群位在同一地區的國家直接或間接支配的程度。此一地區位在歐亞大陸塊西廂，介乎大西洋與烏拉山之間，我們稱之為歐洲。歐洲的力量與影響力在世界的擴張，始於十六世紀，當大洋運輸技術的改善使得葡、西、荷、英與法諸國航海冒險家能與新近發現或重新發現的遙遠大陸（南北美洲、非洲與亞洲）建立接觸，並且要求版圖主權之時。歐洲人接著在此他鄉異邦之沿岸地區建立徙居地，俾便開發其珍貴的自然資源，諸如貴重金屬、蔗糖、美洲獸皮、遠東香料以及非洲奴隸。

十九世紀中葉，徙居美洲的歐洲人，由於氣候溫和與土壤豐饒之吸引而數目大增，已經從其大西洋對岸殖民母國獲得政治獨立，並且忙著促進他們所繼承的或所要求的版圖之國家統一與經濟發展。美洲諸繼承國家，以其政治機構、經濟活動、宗教信仰與文化傳統都是由構成該地區統治菁英的移民自歐洲移植而來之意識而言，仍是徹底歐化的。此期間，歐俄斯拉夫民族也以陸路向東移民，進入亞洲的西伯利亞，並將此荒漠歐化。最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年與二十世紀初十年，西歐主要國家投射其力量於先前歐力所不及的南半球之亞非部分。此長期四向擴張的結果，在歷史上首度創造了一個以歐洲為其核心的

真正的互倚相賴的世界。是在我們這一世紀的開端，政治家、外交家與軍事領袖才開始首度以全球意識談論國際關係，此後我們也習以為常。

十九世紀後半期帝國擴張的突然復蘇之緣由，一向為研究此一專題的史學家所激烈爭辯。這些學者，或者強調西方❶商業團體為其工業產品與投資資金謀求海外市場，以及尋找國內所缺乏的原料之角色；或者專注於基督教傳教士之活動，強調他們深入殖民世界之內陸以尋求待救的靈魂，當不信教之土著堅拒改皈之時，則不惜向母國請兵保護；或者視戰略利益之展望為此種向外擴張之主要原動力，其形式有可從土著徵召之軍事人力，以及取得國外的作戰基地；另有些則強調國家驕傲與追求民族尊嚴之角色。然則，不論帝國主義之激勵來源為何，其結果則是衆所目睹的：歐洲的勢力與影響力，伸張於吾人今日所稱「第三世界」的整個南半球。

英法兩國為率先以此方式臻於「世界強權」地位的國家。兩國皆於歐洲第一波帝國擴張期間，沿著世界的非歐洲陸塊建立沿岸據點：英國於其十八、九世紀工業革命期間，遣送大批國民於北美、澳洲、紐西蘭與非洲南部適宜人居的沿海地區，安置它們的過剩人口。英國在這初期獲得了拉丁美洲、非洲與太平洋的島嶼與沿海特區，十九世紀中葉又有效控制了印度次大陸。法國也在此時，將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版圖兼併於其十七世紀帝國之殘餘。

不過，直到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倫敦與巴黎當局才開始熱切推動帝國擴張的原則。（蘇伊士運河是法國於一八五六至六九年間所開鑿的，一八七五年被置於英國經濟控制之下。）此後，英國統治階級

❶ 在本書裡，「西方」（western）意指北半球以歐洲人或歐洲移民為主的地區。

視穿越地中海、蘇伊士運河與紅海而進入印度洋的海運線，為其通往亞洲領地的一條「生命線」（lifeline）；這條海運線比繞道非洲南端好望角的航道更為經濟，也更為安全。它確是一條名副其實的生命線：英國自十九世紀初由一個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以來，已習於生產不超過其人民所消費的百分之三十的糧食，其所生產的本國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之比率甚至過低。由於它所進口的糧食與工業原料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其亞洲與太平洋領土（印度、澳洲與紐西蘭），英國的生存似乎倚賴它維持運輸這些重要補給的海運線之開放的能力。此外，為了支付這些鉅大的糧食與原料之進口，英國工業產品必須能獲確保一無阻撓地運抵其海外的外銷市場。基於這兩項理由，維多利亞朝的統治菁英視牢牢地掌握通往遠東的海運線於英國手中為其首要之務。這兼指著維持海軍對地中海——蘇伊士——紅海——印度洋路線的支配，以及建立位居戰略要津的基地與沿線的燃料補給站。

十九世紀結束時，這種保護通往印度、東亞與澳洲的通道之國家的主要考慮，使英國獲得了沿著亞洲南緣與非洲東岸的一長串島嶼、沿海特區與其腹地，並且控制連結兩洲的埃及陸橋與其連結諸海的運河。這些位居戰略要津的英帝國主義前哨，使這小小的島國能建立世界史上最龐大的帝國，並且保持有效的控制。這些前哨有地中海的直布羅陀、馬爾他、塞浦路斯與蘇伊士；紅海兩側的亞丁與索馬利蘭；以及印度洋盆地邊緣的肯亞、印度、緬甸、馬來亞與新加坡。

除了追求(1)糧食與原料的供應，以及工業產品的市場；(2)海軍基地與燃料補給站以便於控制運送這些產品的海運線之外，英帝國主義的第三項推動力是尋求可供投資的未開發地區，以便吸收在英國以工業企業之利潤的形式而累積的巨額資金。亞非地區，新近開放給歐洲滲透，正迫切需要修築運輸與交通體系的投資資金，以為其經濟現代

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倫敦的主要金融機構立即開始大量投資於鐵路與道路的修築、港口與港灣的改善，以及英國公司所進行的其他事業，以為殖民地建設的準備過程之一部分。以這種方式，英國投資者逐漸相信，他們的經濟利益有賴於帝國內供資本投資的有保障的市場。

道德正直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為英國勢力的驚人擴張提出了各種意識形態的辯護。許多人談論將英國優越文化的成果（特別是基督教的精神靈感與開明行政的政治利益）提供給殖民地世界不文明而落後的民族之嚴肅責任。利他主義的傳教士與理想主義的文官似乎真正地認為，他們的角色乃是將歐洲以外的地域的土著從其原始的宗教迷信與野蠻的固有傳統拯救出來。不過，自以為是的「白種人的負擔」之咒語，徒然掩匿了英國殖民擴張中以經濟為主要本質的基本動機。儘管有宗教改皈與政治改革的夸辭，英國殖民政策的設計不觸及原已存在的社會與文化現狀，使之完整無缺。倫敦政府所關心的乃是，帝國的體制必須有助於貿易與投資的世界網絡之有效運作，此為（被認為是）英國經濟繁榮（如非國家生存）之所賴。

法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建立一個殖民帝國的理由，比較不顯著。法國糧食自足，工業發展也遠落後於英國，其經濟利益頗不仰賴對外貿易。它沒有明顯的商業誘因，來為其產量不足的工業產品追求有保障的海外市場，或尋找它並不需要的糧食來源。法國的金融圈也不像倫敦的大銀行團那般迫切地為其所積聚的資金尋求殖民地出路。總括來說，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年間，法國投資於海外的國內儲蓄，並非流向遙遠的南半球地區，而是流入南歐與東歐的國家財庫。其原因有二：首先，法國認為這些既定的政府能對它的投資提供的安全保障，大於在政治正趨於瓦解的遠方異地從事投機性的冒險（但結果顯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法國政府積極地推動私人資金流

向東歐開發中的地區，遠比英國政府更視對外投資為其外交政策的一項工具。法國在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垂涎一個殖民帝國如無良好的經濟理由，它引導其金融資源東向而非南向，則有一富於說服力的外交理由。法國處在一個被強大的德意志帝國所主宰的歐洲裡的脆弱地位，迫使它永遠專注於歐陸事務。〔德意志帝國是在普法戰爭（一八七〇至七一年）之後，削弱法國而建立的。〕法國政府鼓勵其國民投資於俄、奧匈與土耳其帝國以及巴爾幹半島的新興國家，以一圈仰賴它的經濟協助因而可望在外交上對法國親善的國家，來將它在歐洲的惟一敵國（德國）包圍。

不過，儘管專注於德國在歐洲的威脅，法國仍同時著手一項殖民擴張的戰役，並在十九世紀結束時成為世界第二大帝國。研究法國帝國主義的史學家，強調一種無法以貿易類型或資金流動之方式做統計學上的肯定之推動因素，來解釋這項矛盾。此即尋求民族尊嚴的不可捉摸的現象。根據這種分析，法國於一八七一年突然被德國取代為歐洲的主宰強權，乃在歐洲以外當地政府缺乏政治組織與軍事力量以做有效抵抗的遙遠地區進行版圖征服，以求得心理上的補償。在這情況下，「法國」一詞指的不是巴黎政府（它多少是勉為其難地遲遲才支持這項殖民政策），而是就地追求其本身獨特利益的軍事指揮官與商人。有位觀察家甚至說道，建立法帝國的人乃是「尋求刺激的煩悶的軍官」。他或許可添上：「以及追求迅速獲利的鐵路修築者與商人。」

不管怎樣，十九世紀結束時，法國已經大略控制了三分之一的非洲大陸、一大部分的東南亞（在政治上統合為「法屬中南半島」French Indochina），以及南太平洋的幾個島環。正當德意志帝國忙於鞏固它在歐陸的支配地位之際，法國對英國掀起殖民爭奪戰，以謀求對非歐洲世界剩餘地區的控制。德國歐陸霸權的締造者——首相

